



秋声秋色

——诗情画意赏“秋虫”

侯晓楠

秋凉送爽，秋虫们无论是“舞蹈家”还是“歌唱家”，都意犹未尽地进行着各自完美的收官表演。在秋天，以蟋蟀为代表的昆虫小生灵们，为自然增添了无限生机和绚丽的色彩。这些小虫与秋有着不解之缘，甲骨文是中国有据可查最为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的“秋”字（见图）就像一只振翅的蟋蟀，有须、有翅，有的字形还在蟋蟀下面加一“火”字，表示蟋蟀类的秋虫随着秋火一起消失在了金色的秋季，蟋蟀成了秋虫的代表更成了秋的象征。

在远古，人们对以蟋蟀为代表秋虫的喜爱可以从二三千年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及织物上的装饰图案上找到永恒的印记。振翅鸣秋的蟋蟀、蝈蝈，饮露而歌的知了，还有翩跹起舞的蝴蝶，款款飞行的蜻蜓……这些千姿百态生活在草丛中的小生灵，不仅成为了中国历代绘画的专科题材——花鸟画中的草虫一科，更被才思敏捷的文人歌咏不休。围绕秋虫，文学家、艺术家展开了无限的遐思，为我们留下了不尽的诗情画意。

文人将诗情注入秋虫寄兴、比拟、联想。最早有记载的要算是诗经中的描写螽斯（蝈蝈）的鸣声。在《楚辞》中，诗人首次将鸣虫的叫声和人的情感联系起来：“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于西堂。”娇小的草虫可能与人类更容易贴近吧。丽日晴空，野花盛开、彩蝶飞舞，这宁静优美的田园景色从古至今不知被多少人赞颂、向往。尤其对生活在现代社会喧嚣的都市人群，更是梦寐以求。

面对秋虫，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和人生感悟，充分展现了每个人的心性、修养和当时的心境。同写蜂蝶，《礼记》称“蜂有君臣之礼”；唐代罗隐则有“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的感叹。而白石老人写蝶则是“愿化此身作蝴蝶，林花放处作双飞”，真个童心未泯，稚趣天真。可是宋、元交替的宋朝进士戴表元看到繁花丛中翩翩飞舞的蝴蝶不但不高兴，反而写到“蝴蝶不知人事别，绕墙闲弄紫藤花”，怨烦蝴蝶竟不知惊天动地的改朝换代大事。蝴蝶在文学作品中被人赋予了情感色彩，它是神秘、自由、

理想的化身。庄周梦幻自己化为蝴蝶，而在民间故事中反抗封建礼教，渴望婚姻自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死殉情并化作一对自由飞翔的凤蝶……

唐虞世南为蝉更是写出了千古绝唱“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以蝉喻人、喻己品格高洁，令人回味。而“神童”骆宾王在监狱中情绪低沉，听蝉鸣的反应则是“露重飞难近，风多响易沉”了。至于一生失意的李商隐则以“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发出了人生的怨声。虞世南可为清雅言志，骆宾王就是患难之叹，李商隐便是人生牢骚之心音。晚秋蝉鸣在柳永笔下《雨霖铃》中竟是“寒蝉凄切”，成了冷落清秋别离哀音，凄婉愁绝、黯然神伤。与之相反，当齐白石见到最后戛然而声坠地的秋蝉时，白石老人却无一丝悲凉之意，竟写出了“秋蝉抱叶落，及地有余声”平和、乐观的内心感受。白石老人所画草虫不仅精到，而且悠然闲淡、从容不迫。诗为心声，画为心迹，白石老人的诗画无不流露出他恬淡、天真的心性，这也

许就是他长寿的原因吧。

历代文人咏蟋蟀的诗更是哀婉有余。“蟋蟀鸣而知天下秋”，“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蟋蟀又叫“促织”，在那男耕女织的岁月，春闻布谷鸟鸣时，男人要抓紧春耕，而秋闻蟋蟀鸣时，勤劳的妇女要抓紧织布，因为离冬天不远了，要做冬衣了。杜甫的“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白居易则有“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白石老人题画蟋蟀诗“唧唧寒蛩吟苦，工夫深处老夫知”，借蟋蟀自喻，表达了他深感在绘画艺术上取得成绩要付出极大艰辛的感慨。

有诗情必定有画意，画家为秋虫写意传神，韵味无穷。画家借助画笔同样以“移情”之法，将本无理性思维的低级生物赋予了高级的人性情感与思维，使他与人类的情感交融互通，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化、人与自然的至高艺术境界和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以擅长草虫而闻名的画家代不乏人，南北朝时陈代就有“画草虫尤工”的顾野王，唐代则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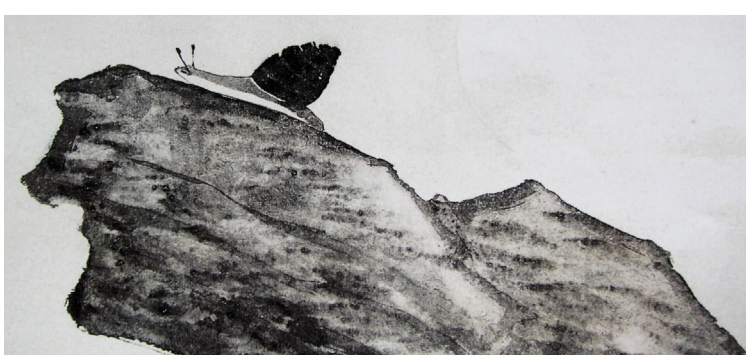
擅画蝴蝶之滕王元婴。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绢本纨扇形“豆花蜻蜓图”的五代徐熙，同时代的黄筌的“写生珍禽图”，虽是教子写生画稿，但可谓传神之作。宋代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卷”，风味淡逸，多得天趣。

元、明、清三代草虫佳作甚少，明代孙隆的写意草虫，清代华岳兼工带写的画法尚有一些较好的作品问世。至清末，居巢、居廉尚有新意。

直至近代齐白石时期，草虫绘画才真正别开生面。齐白石之所以能写好草虫完全得益于他幼年的乡村生活和他天真朴实的性格及生活情趣，他对各种草虫的生长、形态可谓自幼知之、熟之，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再次在齐白石的身上得以验证。继白石老人之后，王雪涛在小写意画的草虫和岭南画派赵少昂在花卉画中点缀的草虫，亦不失水准。



白石老人五岁



斗蟋蟀

清 王夫之

细披牙须辨蠢灵，小妻娇如笑中庭。
野人篱落浑无事，正好平章蟋蟀经。

【简析】此诗写以斗蟋蟀取乐。首句把在斗蟋蟀时如何分辨“蠢”与“灵”作了描述。至于如何相斗，后面几句没有正面描写，但从小妻观战的娇态和农人的指点评判上，反映出这是一场激烈而又有趣的蟋蟀之战，从中也可体会到这种游戏的乐趣。

窗下戏咏三首

宋 陆游

何处轻黄双小蝶，翩翩与我共徘徊。
绿阴芳草佳风月，不是花时也解来。

【简析】这是一首借物抒情的小诗。一对轻盈淡黄的小蝶，不知从何处飞来，在“我”窗前翩翩起舞，舍不得离开似的。在“绿阴芳草”的美好时节，固然是我同赏良辰美景。即使不是开花时节，好像也懂得“我”的心情，常来窗前相伴。此诗虽题为“窗下戏咏”，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蝶之与“我”，就像老朋友似的。“不是花时也解来”，说明蝶与“我”在感情上早已沟通。作者借蝶自娱的心情得到了淋漓尽致体现。

蝉

唐 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简析】此诗以蝉抒写情怀。首句言蝉高栖枝头，吮吸清露；次句言其鸣声清越，悠扬悦耳。从这描写中便可见出蝉之高洁不俗，从“清露、流响”中体现出一种清俊高逸的人格气韵之美。接下二句写蝉居高而声自远，不需任何凭借，便能给人以悦耳动听之声。全诗字字咏蝉，无一处写人，然人之雅怀高洁自寓其中。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其尊品格。”可谓深谙其理。

蜗牛

宋 苏轼

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
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简析】蜗牛生活在潮湿的地方，它身上分泌的粘液仅仅能润滑自身。当它爬上墙壁往上升高时，又不知返回地面，而粘液一旦用尽，只好枯死在墙壁上。此诗既揭示了蜗牛的物性特点，又有托讽往上爬而不自量力的意思。